

2025年5月18日,在良渚文明腹地的杭州市临平区,一座全新的文化地标——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作为考古主题博物馆,它将考古学、博物馆学与遗址活化利用深度融合,集研究、保护、展示、教育于一体,凸显良渚文明叙事体系中的临平特色。开馆一年来,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是如何“激活”五十年的文明密码,又是如何以包容、创新的姿态服务社会的?本文将从其建馆缘起、策展理念、展览叙事到传播实践,进行一次全面的周年回顾。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与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全景



玉架山厅



墓葬(M)、水井(J)、灰坑(H)、沟渠(G)四类遗迹出土器物分组展示

### 从田野到殿堂： 建馆历程与策展理念

**(一) 缘起：从考古发现到博物馆立项**

1. 前置发址：经济开发中的考古先行

玉架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是经济开发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前置的典型范例。2008年4月,杭州市临平经济开发区在玉架山区域进行基本建设挖土时发现了一些陶器残片,当地农民及时上报文物部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勘查,初步判断此处可能为一处重要的史前遗址。

2008年7月,考古队首先在遗址西侧展开勘探发掘,确定了当时称之为“灯架山”遗址的存在(后并入玉架山遗址环壕M)。同年10月,浙江省考古所向东部扩发掘,确认这是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址,分布范围达10余万平方米。12月,考古队清理了M16,出土刻符玉琮、玉珠、石钺等随葬品,这是首次在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琮上发现刻符。

此后,考古工作持续进行:2009年1月发现环壕;2010—2011年陆续确认了六个相邻环壕聚落的存在。2011年4月,玉架山遗址获评“201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后续保护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2. 就地保护：遗址公园与博物馆建设

随着玉架山遗址的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属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及时调整了开发建设计划。2017年1月,

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得以明确。2018年,《杭州市临平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论证。

2020年11月,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建设项目(一期)开工。遗址公园以保护遗址本体和展示文化内涵为核心,有机结合遗址保护、文化展示、生态旅游等功能。于2022年11月建成开放。同年12月,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开工建设。2025年5月18日,浙江省第一座直接以“考古博物馆”冠名的专题博物馆——玉架山考古博物馆落成开放。

从2008年第一铲考古发掘,到2025年博物馆顺利开放,玉架山考古项目走过了整整17年。前12年是考古人风餐露宿的田野工作,后5年是博物馆人对考古成果进行转化、阐释、展示、教育的接力。玉架山考古博物馆自开放以来广受好评,即将迎来周岁生日,背后是近20年的持续护航,而其建设过程也正是“考古发掘—保护—研究—阐释—展示—传播—共享”全链条模式的完整呈现。

**(二) 破题：馆园一体与策展理念**

1. 理念重构：“馆园一体”的全景式遗址活化

在国内外遗址博物馆实践中,遗址公园与博物馆的

关系经历了从分离到逐步融合的演变过程。考古遗址作为整体历史信息源,在考古过程中被分解为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遗迹,分别由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进行管理。这一分离对遗产核心价值整体阐释构成了一定影响。《加强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管理打造考古遗址公园特色化发展新生态》一文提出遗址公园是大遗址的“全域保护展示平台”,承担环境叙事功能,而遗址博物馆则是公园的“文化中枢”,承担价值阐释与展示教育功能,两者结合方能实现“遗址现场—文明阐释—公众体验”的闭环。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馆园一体”实践,正是在这一理论认识基础上的创新探索。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保留了玉架山遗址的大部分环境区域,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就坐落在遗址公园西南角,总建筑面积约25000平方米。博物馆北墙正对玉架山遗址环壕M1,两者相距仅约50米,这一空间格局为“馆园一体”理念的实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

博物馆建筑巧妙地利用了与遗址的零距离优势,将室内展厅与室外遗址公园联动,打造了一个全景式的观展场域,将遗址本体作为核心展品纳入整个展览体系。观众在玉架山遗址展厅内,透过巨型玻璃幕墙可以直接眺望窗外的玉架山遗址,幕墙上的AR交互则能叠加复原出五千多年前的环境聚落景观,这一刻,造物与遗迹重逢,历史与现实重逢。室内展览与室外遗址公园形成视觉联动,突破了“馆内看文物,馆外看废墟”的传统割裂,通过空间、视觉与知识的多重链接,将文化遗产有机融入城市肌理,让参观从“看展”到“走进现场”,为“城市更新中的遗产活化”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例。

2. 策展革新：考古人与博物馆人的联合共创

如何将专业的考古学术成果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知识,是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建设的核心命题。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展览策划,由一支跨学科团队协同完成,将考古学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范式带入策展实践,确保展览的学术起点与专业深度。

策展团队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提炼,提供了文物展品。玉架山遗址、茅山遗址一线考古队直接对接展览内容,确保遗址等级结构、聚落布局、墓葬分期等核心考古信息在展览中得到准确呈现。良渚文化研究学者全程参与展览内容的深化把控,避免了中间环节可能导致的信息损耗。

浙江省考古所科技考古室配备了立体显微镜、X射线衍射分析等设备,为展品提供X光拍摄、碳十四测年、显微照相、无损分析等科技检测与保护修复技术支持。基于这些科技手段,展览实现了文物展示与实验室数据的无缝对接。

博物馆成熟团队承担展陈实施与运营统筹。他们多年深耕区域文化遗址展示,先后完成临平博物馆新馆改扩建、临平古海塘博物馆建设,在展览形式设计、内容深化落地、文物修复保护、社教活动研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策展人、考古机构与博物馆团队三者紧密协作,形成“学术研究—内容转化—展陈实施—公共传播”的完整链条。联合共创的模式确保了展览兼具学术严谨性与传播有效性。展览不仅展示文物,更揭示考古学如何“知道”历史。将考古学的思考过程呈现给公众这一策展思路,更是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时代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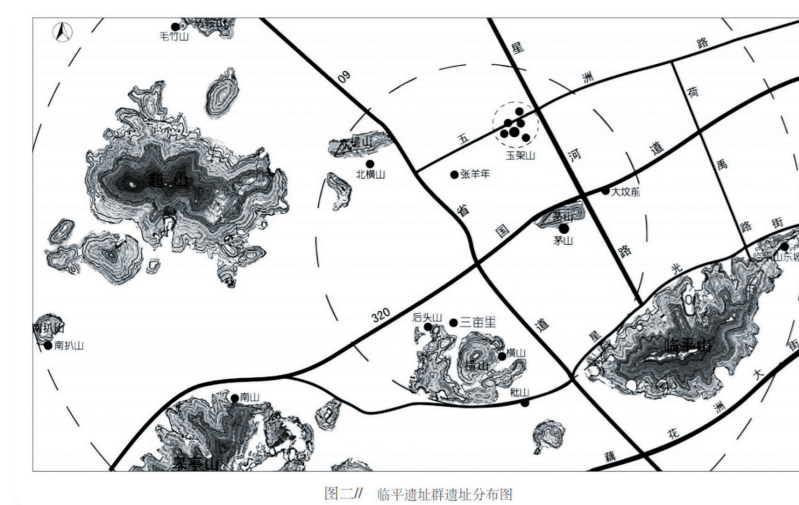


图2-2 临平遗址群核心分布图



茅山遗址展厅360度沉浸式“稻田胜景”



不同埋藏环境下出土器物对比展示



六个环壕沙盘展示



整墓对比组合展示

### 考古家底： 临平遗址群的发现与学术价值

#### (一) 区域考古：临平遗址群的发现历程

临平遗址群坐落于杭州市临平区临平山、超山和皋亭山之间的区域,面积约20平方公里,目前已调查和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有20余处,文化层堆积涵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富林文化等,时间跨度长达三千余年,形成了完整连贯的史前文化序列。

在聚落形态上,临平遗址群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等级分化。玉架山遗址发现由六个相邻环壕组成的聚落群,展示了贯穿良渚文化早、中、晚期的社会分期;茅山遗址揭露了居住区、墓区和稻田区三位一体的完整聚落布局,并发现了目前规模最大的、结构最完备的良渚至富林文化时期的水田遗迹;横山、后头山、三亩里等遗址则分别代表了贵族墓地、平民墓地和普通村落等不同聚落类型。这种功能各异、等级有别的聚落结构,为研究良渚社会的组织形态和区域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实证。

临平遗址群的考古成果,不仅揭示了良渚文明在核心区之外存在一个具有相当规模和档次的区域中心聚落,也通过其贯穿良渚文化始终的连续堆积,见证了良渚文明从兴起、繁荣到衰落的全过程。

**(二) 核心遗址：玉架山的发掘与学术意义**

玉架山遗址位于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是临平遗址群的核心遗址,也是目前考古发现唯一贯穿良渚文化始终且具

有多个环壕聚落的超规模社会。

2008年至202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现杭州市临平博物馆合作对玉架山遗址进行发掘。在长达12年的发掘过程中,考古队系统发掘清理了良渚文化墓葬645座、建筑遗迹11处、灰坑32座,出土陶、石、玉器等各类文物8000余件(组)。遗址由六个相邻环壕构成,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壕沟内为人工堆筑土台,土台上分布有墓葬、“砂土层”(疑似祭祀广场)、居住址和灰坑等遗迹。环壕I内的墓葬涵盖了良渚文化早、中、晚各期,其中M200为遗址内等级最高的墓葬,出土随葬品114件(组),为良渚文化早期最高等级的女性权贵墓;M149则是早期男性权贵墓的代表,出土玉琮、玉三叉形器,成组玉锥形器等精美玉器;M16出土刻符玉璧,为同类器物的断代提供了关键证据。

玉架山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第一次发现由多个环壕组成的完整聚落,揭示了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其二,六个环壕构成的聚落群涵盖了良渚文化早、中、晚各时期,为研究当时社会性质提供了难得材料;其三,作为良渚文化已知墓葬数量最多的遗址,其秩序严明的墓葬布局清晰的秩序,为研究良渚文化社会的组织结构、基本的社会单元及其人口数量、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的等级差异等都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视野。玉架山遗址显然已成为良渚文明化进程自始至终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 五千年未曾远去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建馆周年回顾



“临平遗址群——良渚文明的区域中心”展厅



“茅山遗址——良渚文明的稻田胜景”展厅



“玉架山遗址——良渚文明的千年聚落”展厅

### 展览叙事： 从文物陈列到文明阐释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基本陈列面积6063平方米,展线长度1200米,共展出文物及标本1805件(组)。展览以临平遗址群近三十年的考古成果为依托,通过空间叙事与考古学逻辑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一部可读、可视、可思的史前文明图卷。

**(一)“3+1”格局：内容逻辑与形式语言**

1.“3+1”展陈矩阵

展览构建了临平遗址群、茅山遗址厅、玉架山遗址厅和“心光”——触摸远古临平“无障碍展厅”、玉架山遗址厅三个主展厅以“区域—单元—生存—信仰—微观—发现”的逻辑递进,各厅内容鲜明,既全面介绍史前临平的社会状况,又以点带面,完成了从展示“文物”到阐释“文明”的跨越。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茅山遗址厅则是一次深度的“聚焦”,陈列围绕“稻作文明”这一核心,以茅山遗址长达两千余年的连续堆积为线索,从马家浜时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到良渚时期规整的水田系统,再到“富林”时期被水掩埋的牛棚,完整呈现了一个史前水乡村落的兴衰史,深度解读农业经济与聚落生活。

玉架山遗址则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玉架山遗址厅是串联遗址现场与博物馆的核心,以“环壕聚落”为切入点,通过大型数字沙盘和“探方剖面”展示,阐释考古调查、发掘、整理的全过程。集中展示了与文明曙光的关系,继而通过聚落考古视角,呈现从马家浜、崧泽到良渚的文化序列演进,以及临平遗址群内类型多样的聚落结构。

出土的器物分组陈列;墓葬出土的陶器完整无损,器型规整;灰坑出土的陶片破碎严重,局部有火灼痕迹;水井中打捞的汲水器保存较好,表面有水浸痕迹;沟渠中出土的器物则有明显的水流磨痕痕迹。考古学术语的含义,以及不同埋藏环境对文物保存状态的影响就此体现。

同类器物的集群展示强化了类型学的研究逻辑。在茅山遗址厅,数十件石钺按形制、大小、材质分组陈列,观众可以观察刃部与直刃、有孔与无孔、精磨与粗制的区别,理解石钺从实用工具到礼仪的功能演变。在玉架山遗址厅,叶榑石、透闪石等不同材质的玉管堆成行列,反映良渚文化不同时期制玉原料的材质差别。

陶器的分期排比展示是类型学可视化的核心案例。玉架山厅的中心陶器柜,按环壕I内一至四期的墓葬分期,将鼎、豆、釜等主要陶器分类排列,同一类器类从早到晚,器足、口沿的形态变化清晰,直观呈现考古报告里的学术精华“陶器年表”。中心柜背后的陶器柜则组合展现6大环壕4期墓葬的同步演变,展现玉架山先民生活日常的秩序之美。

**4. 形式·空间·体验：展览设计的氛围表达**

在形式设计上,展览追求当代性、艺术化与科技化的统一。空间质感细腻,照明明暗对比,图文展板简约现代,与远古文物的粗犷形成强烈对比,同时与博物馆建筑的现代风格相呼应。

空间规划因地制宜,观览路线多样。临平厅通过信息中岛形成环绕路线,构成多角度的探索型观览体验;茅山厅和玉架山厅以考古发现逻辑,通过线性展线揭示主题和内容,无障碍厅以环壕遗址引导,畅达无阻。

沙盘、AR、虚拟、触摸模型、影像互动等多种媒介组合化多位呈现,充分调动观众五感体验。临平厅的弧形动态投影和地质钻孔岩芯触摸装置,茅山厅的360度沉浸式陶器光影装置,玉架山厅的大型数字沙盘、公共区域的“时间之浆”装置等,将无形的时空凝固为可被看见、可触及的实物,构建“触、可感、可思”的沉浸式体验体系,让观众更易“看懂”考古如何阐释中华文明。

展览合理运用灯箱照明与重点射灯,凸显版文字的视觉冲击力。墙面融合物理展示与环保石膏粉上墙,通过手工脱模拓印工艺还原原始质感,创新使用高透光纤维搭配定制亚克力,将仿陶化质感融入墙体内容,形成大型艺术发光装置,打造视觉冲击力与主题辨识度兼具的亮点。

**(二)“1”到“N”全方位的无障碍**

1. 理念先行：以“附加服务”到“核心叙事”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为包括残障人士在内的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参与和学习机会,是博物馆履

行公共职能、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国内博物馆在无障碍服务领域开展了诸多探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推出“不问不知——博物馆里的为什么”无障碍互动体验展,展出等比例小的文物复刻品,并设置盲文、中文和二维码语音讲解组成的说明牌,这些各具特色,多是在既有展览框架内的补充或单项设施叠加。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无障碍实践则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博物馆从策展之始就将无障碍纳入核心叙事框架,专门建设“心光”——触摸远古临平“无障碍展厅”,它不是一个与主展线割裂的“孤岛”,而是拥有独立“遗址群—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信仰”完整内容结构的展厅。展厅以电子盲道、盲文、“超真实”可触文物模型等多种感官互动,构建覆盖通行、感知、应急的全人群全方位无障碍服务体系,实现了从“物理可及”向“文化可及”的跃迁。

**2. 感官构建：让考古可以被“触摸”**

“心光”展厅的设计借鉴了“通用设计”与“包容性设计”理念,将抽象的考古学逻辑转化为多感官体验。在空间导览上,入口处铺设盲道,墙面安装扶手,所有说明牌均配有盲文设计,展厅整体采用环境艺术设计、动线流畅,避免折返和死角,确保残障观众可以独立安全地参观。

在触觉认知上,展厅运用3D打印技术制作了临平遗址群立体地图和玉架山环壕聚落模型。视障观众通过指尖触知,可以感知遗址的分布规律、环壕的包围范围以及墓葬的分区布局,对玉琮、玉璧、陶器等核心礼器,提供同材质同重量的高精度可触复制品,观众可以直接触摸感知器物的色质、平衡感与纹饰的肌理触感。

在听觉沉浸上,“远古的回声”声音剧场依据严谨的考古研究成果编写脚本,通过多声道空间音频还原五千年前先民劳作、祭祀、生活的场景,通过独木舟划水、稻穗随风、陶轮旋转、玉器雕琢等细节,将不仅是听觉快感,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连接——观众在声音中感知一个真实的史前临平。

**3. 社会融合：从“心光”到“星光”**

“心光”展厅的意义远不止于物理空间,它已成为博物馆推动社会融合的点。博物馆挂牌“浙江省大爱无碍考古体验馆”,发起“无障碍同行者”计划,将无障碍工作从单一展厅延伸至研究、保护、展示、教育等各项业务。开馆以来,举办“乐见心光”系列盲人艺术家音乐会、“星绘——孤独儿童公益画展”等多项公益活动,协助临平区国际残疾人日主题活动推广,多方联动赋能文化无障碍发展。从硬件设施到人文关怀,从物理空间无障碍到文化精神无障碍,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正努力践行“文化共享无边界”的公共承诺,让五千年前的文明之光,照进每一个人的内心。

### 多维传播： 展览影响力的持续释放

开馆一年来,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积极探索“博物馆+”的运营模式,将展览的影响力辐射到展厅之外、融入城市生活。通过立体传播与跨界联动,将考古知识、良渚文化与文化内涵精准触达不同受众,持续释放中华文明探索的独特影响力。

**1. “临展+”持续造势**

开馆大展“星斗”：古国时代的“中国”汇集21个考古学文化共214组展品,讲述了距今5800至3800年前的“文明时代”,中华大地不同区域的文明如繁星般闪耀,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发展演进的故事,获得广泛关注。随后推出的“从江南到岭南·良渚文化与石峡文化”系统对比展示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于江南与岭南的两支考古学文化代表,异色展合凸显两者各具独特内涵与遗传风貌,都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根系。正在展出的“物观原象：器与时代的想象力”则是一次更大的尝试,探索

文物与当代艺术的对话,这些临展持续吸引“回头客”,使考古博物馆充满活力,不拘于“古”。

**2. “教育+”品牌矩阵**

“小小考古学家”系列课程让孩子们在模拟探究中体验发掘乐趣;“时光市集”将文物复刻、非遗手作与亲子互动结合,吸引超5万人次打卡;“时光营地”则让公众在夜帐降临时,在遗址边露营,仰望星空,聆听历史。立体化的社教品牌让原本小众的考古文化走向了“全民可达”。

**3. “媒体+”破圈传播**

开馆至今,已有超过50家媒体对玉架山考古博物馆进行了1100余次重点报道,总浏览量达2813万人次。新媒体生态平台上,“玉架山光影书”“考古开箱”成为热门文创,“星斗”大展被网友评为“2025心目中的十大展览”。播客平台合作的“白衣刷展”等节目,以深度对话的形式解读展览幕后故事,实现从考古业内到大众社会的“破圈”效应。

### 一周年的回响： 文明并未远去

站在一周年的节点上回望,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考古博物馆是什么、能做什么”的时代之问,它是一部“无字地书”的翻译者,将地层学、类型学等艰涩的考古学术语,转化为观众可触可感的展览语言;它是一场“古今对话”的搭建者,让良渚先民的智慧与当代城市的脉动在此交汇;它更是一个“文化平权”的践行者,用心“光”照亮了每一个渴望触摸历史的内心。

通过深入学习历史,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周年答卷,正是对这一要求深刻践行。未来,这座博物馆将继续秉持“学术为本、人文为本”的理念,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道路上,砥砺前行,让中华文明的回响,在这片古老而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生生不息。

(供稿:玉架山考古博物馆 执笔:张苏)

本版责编:张 硕 陈尚宇 何文娟  
版式设计:焦九菊